




铁齿铜牙

文 贵
邹 静之
王 振
王 琛
史 航
顾 岩
著

红晚箭

上

北京亚环影音制作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铁齿铜牙 纪晓岚

文 贵 邹静之
王振潜 史 航 著
顾 岩 王 琛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国瑞 郭敬梅 魏鸿鸣

封面设计：李法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齿铜牙纪晓岚/文贵、邹静之、王振潜、史航、顾岩、王琛著.
—北京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，2001. 1
ISBN 7-80100-393-4

I. 铁... I. ①文... ②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136 号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

邮编：100027 电话：64153909

北京卫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8.5 720 千字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100-393-4/G·251

定 价：39.60 元/套 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·盗版必究

举报电话：64156451 64173941

NDP0/07

目 录

上 册

第一章 山河际会 (1)

乾隆颁布“罪己诏”，纪晓岚与和珅陪同乾隆“自我流放”过程中妙趣横生。

第二章 热血忠魂 (75)

纪晓岚帮助乾隆揭开“汉人之后”的身世之谜，并识破了十四王爷设下的圈套。

第三章 药方奇案 (276)


纪晓岚利用药性药理的知识，破解了十四王爷与四姑娘害死乾隆奶娘的阴谋，并为御医洗清罪责。

第四章 红楼奇书 (368)

纪晓岚巧妙地保护“红楼梦”原稿，结识曹雪芹临终侍女香云，并结下一段不解的情缘。

第一章

山河际会

 1 万春园内，仪仗前行。华盖下乾隆兴冲冲地看着刚刚落成的新园林，雕廊玉琢，巧夺天工，一派花红柳绿，乾隆十分满意。他神采奕奕地走在前面，众大臣各着朝服分成两列紧紧跟随。人群中，和坤、纪昀各站一班。乾隆在万春园内落座。百官跪下，山呼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

乾隆满面春风，说：“免了，免了。众位爱卿，有山风轻拂于左右，有亭台楼阁环列当前，加之花柳相随，绿水涟漪。今天朕的心情只有两个字——高兴，高兴啊！”和坤说：“启奏皇上，臣等平日里追随皇上在宫内忙于国事，今日随皇上到这园林中一游，啊，顿觉心旷而神怡，喜茫茫而兴之无边。也想借皇上那两个字，高兴，高兴得很。”乾隆说：“高兴好啊。”和坤说：“兴之所至，我们有些诗作想献于圣前，不知……”乾隆说：“好啊！好啊！朕正想欣赏众爱卿的文采。好主意，那我们今日就来个君臣山河会吧。和爱卿，你就临时当个诗提调吧。”

纪昀闭目，听后不以为然。

和珅说：“谢皇上。既然皇上钦点了奴才，各位，和某也就不谦让了。纪学士请。”纪昀说：“嗯？您请，您请。”和珅说：“好，那么就开始了。从冯大学士，冯老，您是中过榜眼的，诗名远播，您先来。不要推辞。请，请。”

冯学士是一酸腐老者，颤微微走出百官行列，底气十足。

冯学士说：“老臣为助兴，口占一绝，以颂家国之盛，园林之美，圣上之英明。”“嗯，”冯学士清清嗓子，说：“平地园林为谁开，国事花事紧相连。一朝赢得圣人赞，遍地风流滚滚来。”和珅说：“好，好。皇上您说呢？”乾隆说，倒也快捷。冯学士可谓老来风流，不减当年啊。和珅说：“吴翰林您的五言独步天下，您来一首，您来一首……。”

万春园外，一队太监快步跑了过来，在万春园门口列于两边。直隶总督尚荣，行色匆匆地从两队太监中穿过。他问一太监，说：“都准备好了？”太监说：“全都准备好了，等着皇上乏了就在万方阁歇息呢！”尚荣有些紧张，说：“皇上的心情可好？”太监说：“好！好极了，说是高兴，大学士们都为凑趣忙着作诗呢！您放心吧。”尚荣说：“那好！那好！高兴就好。”说着，紧张地走了。

万春园内，乾隆及众臣子的诗会气氛热烈。乾隆领着群臣兴致勃勃地对诗。好久没有这么风雅愉悦了，乾隆微笑地望着一大胖武将开始要读诗。

武将说：“皇上，臣是一个粗人，不会做诗，今天为助兴念个顺口溜吧。”乾隆说：“好啊。”武将说：“山坡远看像馒头，绿树筷子插上头。湖水勺来一盆汤，美景恨不咬一口。”

众大臣笑而鼓掌。乾隆大笑，说：“真难为你了。倒还有韵，这美景恨不咬一口，也算是别出心裁吧，索将军你还不嫌自己胖啊！总想着吃。”武将说：“现丑，现丑。”

此时和珅拿捏起姿态来，轻嗽嗓子，自己想读又不好开口，找纪晓岚说话。和珅说：“纪大学士，你一向才思敏捷，今天怎么让人占了上锋了。您……。”纪晓岚说：“和大人，不瞒您说，都在肚子里呢！缺口烟，出不来。您先请，您先请。”和珅说：“那我就管不了你了，嗯！……”和珅一副酸文假醋的模样，说：“皇上，奴才想献诗一首，但有一事相求。”

乾隆说：“讲！”和珅说：“值此良辰美景，臣欲请檀板、渔鼓相伴，以效古人之风范。”乾隆抚掌，说：“好啊！朕正想看看你的身手。”

和珅一挥手，有人送上来檀板，旁边一太监敲渔鼓蓬蓬，和珅带着身段，轻嗽嗓子，打起檀板。和珅咏道：“嗟夫！有园林之俏丽兮，浮于西山之阿！徘徊于兰桂左右兮，绿水婆娑。”和珅扭着身段，打着檀板，声情并茂，咏道：“风摇之婀娜兮，鸟驻鱼歇。此家国之昌盛兮，明主……临天下！”和珅动作幅度大了些，差点摔倒。乾隆与众大臣为和珅鼓掌。

和珅也是难得有这样独占鳌头的机会，憋足了劲要把自己早已准备好了的最精彩的两句赞美之辞吟颂出来，以讨乾隆的欢心，明主……和珅马上就要吟颂出来了，就要得到乾隆的喝彩了。可是身后却突然有人放声大哭。最精彩的两句在喉管里咕噜了一声，竟未能脱口而出。和珅大怒，与百官一齐回头望去，是纪晓岚在这关键时刻蹲在地上哭了。纪晓岚越哭越伤感，和珅恨得咬牙切齿，好哇，你竟把我的诗眼堵住了。

尚荣在众大臣中冷静地看着纪昀，担心纪昀会不会给自己出难题。皇上驾临，成则鸡犬升天，可若是那此被百姓痛骂的事给皇上知道了，也是会掉脑袋的。

乾隆没有注意到臣子们各怀心事，他困惑地望着纪昀，说：“纪学士，有何不快，哭得这么伤心。”纪晓岚自顾自地哭着，也不理乾隆的问话。和珅说：“纪大学士，纪大学士，皇上问你话呢！”

纪晓岚抬起头来却是一副笑的模样，看着是笑又满脸有泪。纪昀说：“失礼了，失礼了！皇上微臣失礼了。”

乾隆说：“纪晓岚，你这是笑啊？还是哭啊？”纪昀说：“回皇上，值此喜庆之时，哪儿有哭的道理，高兴，高兴的。皇上不是有乐极生悲，喜极而泣的话吗？高兴，高兴。”纪昀说着又露出想哭的样子。所有大臣都看着纪昀，也跟着做怪样，像是牙酸了。

乾隆说：“慢！慢！你，你那个样子实在让人匪夷所思，朕实在看不了喜极而泣的样子！弄得我这牙酸酸的……诗做好了没有，读一首来听听。”就把和珅晾在一边了。

纪晓岚说：“回皇上，诗倒是做了一半了，听了和大人的楚风，觉得真是高古而凛然，回肠而荡气，所以喜极而泣另一半还没做出来。”和珅听纪昀如此说来，才稍微有些得意。

乾隆说：“那就读一半来听吧。”纪昀说：“请皇上恩准，以竹节相伴奏。”边说着话，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竹板。乾隆说：“准！”

纪昀打着竹板，说：“西郊水畔万春园，有山有水有楼台。一座楼台八根柱，一柱一柱抬起来。远看山坡万株柳，一柳花费十万钱。临水之侧挖个湖，湖上漂着黄金船。假山那是白银做，牡丹花了翡翠钱。此地原为先人冢，孤魂野鬼夜出来！”

纪晓岚高兴地说着，众大臣脸已变色。尚荣吓坏了，退出人群快跑。乾隆喝住纪昀，“住口！”纪昀佯装不解，说，“皇上，尚有三节没读完……。”乾隆说，“孤魂野鬼都出来了，还要读什么。纪晓岚你总是在朕高兴之时，做些个败朕口胃的事。”纪昀跪下，说：“臣万死！”乾隆十分扫兴，说：“大煞风景，真是大煞风景！起驾！”乾隆怒气冲冲地站起身，向外走去。太监忙高呼：“起驾！”百官跪送，山呼：“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”

皇上走了。纪晓岚跪着，百官纷纷从他身边经过。没人理他。只有和珅站住了。和珅趁机泄纪昀堵他诗眼之忿恨，揶揄纪昀，说：“好诗！做得好！连数来宝都会做了，纪大学士真是文采飞扬啊！”

……要不要我在皇上面前帮您开脱，开脱。”纪昀说：“正想求和大人呢，如蒙和大人和皇上面前说个话，不胜感激之至。”和珅说：“呸！你这回是死定了。你！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愿你死！你死了我会寂寞。”

尚荣时刻为自己的处境担忧，能在乾隆面前说上话，为自己保官的也就是和珅了。他来到和珅的书房里，要谈谈自己的困境。和珅对尚荣的事还不是最在意，他还在为自己的那首赞美诗念了大半，却不了了之而郁闷。

和珅望着尚荣，说：“你说说，我吟到最后关键的时候他在那儿哭，我赞颂皇上的两句诗眼，生生就没有读出来。”尚荣附和着，说：“真可惜了……。”和珅万般惋惜，说，“诗啊这开头不怕没起好，就怕尾没收起来，全仗着两句诗眼呢，生让纪大烟袋给搅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想到尚荣来自己这里不像是陪自己论诗的，便一转话题，说：“尚大人，您急急忙忙的来什么事儿？”尚荣说：“和大人，纪昀他一口一个白银山黄金船的，就差把修园子的底账报给皇上听了。我是怕……”和珅说：“怕什么？咱们有什么怕的，修园子吗自然要花钱。再说了，他今天以为自己是忠臣而死谏，皇上不见得就领他的情，没听皇上说他是‘大煞风景’吗？这回呀，他能活不能活还是回事儿呢！”

纪晓岚跪在南书房内，面前铺着一张纸，他拿笔记着。乾隆在书房里走来走去，大声喝斥着纪昀。乾隆说：“当众冲撞圣上，对当今圣上指桑骂槐，卖直取忠，该当何罪？”纪昀说：“斩！”乾隆说：“好，你自己写上。”

纪晓岚像不是自己事一样写着，边念边写。纪昀说：“指桑骂槐，卖直取忠……斩。”乾隆说：“风闻言事，毫无根据，捕风捉影，该当何罪？”纪昀说：“斩。”乾隆说：“好！你再写上。”纪昀

边写边念：“捕风捉影，风闻言事，斩。”乾隆说：“其他朕不想多说了，你自便吧！”纪昀装傻跪着不动。

乾隆说：“纪晓岚，你没听见吗？请你自便！”纪昀说：“回皇上！微臣听见了。”

乾隆纵然愤怒，却不想杀这位才子。成心给纪昀一点颜色看看，让他求饶也就罢了。乾隆给纪昀一个机会，说：“有什么可说的。”纪昀却十分倔强，说：“没有！”乾隆脸色更阴沉几分，说：“还算明白，来人呀，押下去，斩了！”纪昀说：“皇上容禀！”

乾隆说：“哎，你不是没话说吗？好，有什么话，朕让你说。”纪昀说：“皇上，您刚说的几条罪状都是微臣的？”乾隆说：“不说你，难道说的是别人？又来装傻。快，有什么话讲！”纪昀迟疑半晌，说：“没有！”乾隆失望了，说：“推出去斩了！”

卫士闻声，从书房外走入，把纪昀押了出去。乾隆以为卫士都进来了，纪昀该求饶了，背对着房门，等着纪昀的求饶之声，等了半天回身再看，纪昀已是人去屋空。

真要杀纪昀？乾隆哪里舍得。可这纪昀不求饶，一国之君又怎么下得了台。于是，急召六部大臣入宫，为纪昀找几个替他求饶的。

宫内夹道内，和珅与几个重臣急匆匆地走着。吏部大臣说：“和大人出了什么事儿啊！这么急着召咱们？”何大人说：“不知道，该不是要……”和珅说：“杀人，一定是要杀人了。到时几位可别多嘴，皇上龙庭震怒了。”

众人提心吊胆地来到南书房。

杜小月听说纪昀要问斩了，飞快地跑到后宫门前，前来向太后求助。守门的两位太监拦住小月。太监说：“这不是小月姑娘吗，什么事跑得这么急急慌慌的？”小月说：“我有重要的事来见太后。”

太监说：“太后刚吃药，在慈宁宫休息呢！不见任何人。”小月说：“请帮帮忙吧，我得马上见到太后，求她刀下救人。”太监说：“救什么人把你急成这样？”小月说：“纪大人，纪大烟袋。”太监说：“那我们也不敢放你进去……”小月无奈掏出太后所赐玉佩给太监看，说：“我有太后送我的玉佩。”太监被震住了。小月趁两位太监犹豫之际闯进宫门，回头说一声：“谢谢二位公公了。”

纪晓岚被绑着跪在法场上。他抬头看太阳，明晃晃的。纪昀说：“刀斧手。哎！刀斧手。”刀斧手正磨刀，打量一眼纪昀，说：“纪大人，您有什么话。”纪昀问：“几时动手。”刀斧手说：“太阳当西时。”纪昀说：“我饿了，先给弄点吃的。”刀斧手说：“纪大人，您先忍忍吧。这可没给您预备下，您看着点太阳吧，说话就不知道饿了。”纪昀说：“蠢话，现在不是还知道呢吗。难道知道要死，连饭都不吃了吗？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终有一天要死！还不是照样吃饭。”“备饭！”刀斧手说：“是！是！听您的，听您的。活人不跟要死的人争！备饭，备饭！”

南书房内，乾隆大发议论：“其实想让众官给纪昀求情。乾隆说，纪昀此人虽说是入阁之后，屡有大功，比如拒边，比如修书，比如……但今天冲撞之事，不杀他，不足解朕之心头火，朕是决心要杀他了，你们谁也不要劝朕，谁也不要劝啊。”

乾隆说完话喝水。以为六部会求情，没人说话，没人劝。和珅也在动心思不知说什么好。都低着头。乾隆望着几位大臣，说：“你们真的不必劝朕。”几位大臣默默无语。乾隆说：“好！既然你们连多年在一起为官的交情都不顾了，情也不给他，那我也只有杀他了。传旨，卯时三刻斩立决！”

和珅暗暗高兴。

南书房外，突然传来一太监的喊声，“太后驾临南书房啊！”六

部一听都跪下了，迎候太后。乾隆迎出书房，说：“哟，怎么惊动老太天了。”

法场上，纪晓岚绑着手坐着，刀斧手一口酒，一口菜地给他喂着吃。纪昀说：“嗯！这味宫保鸡丁炒老了，鸡丁炒前先要用水团粉加白胡椒略煨一煨，以求其入味，这火候一看就不是东兴楼的菜！……嗯……嗯，酒，酒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……莲花白，兑了三分水。”纪晓岚说着啪地把酒吐了，说，“给一临死之人喝兑水的假酒。泼了，泼了。”刀斧手无奈把酒泼了。刀斧手说，“纪大人，有句话跟您说说。”纪昀说：“说吧。”刀斧手说：“您哪儿像个临死的人啊！现在就您这样，要是让外看见，我这一口一口地伺候着您，我才像个要死的呢！”纪昀说：“是吗？既不像个要死的人，那我肯定就不能死，天底下哪有明君圣主会让一个直谏之臣去死啊！……夹菜，夹菜。”

太后走进南书房内，众臣见礼。太后摆摆手，说：“罢了！罢了！按理说你们正在办公事，我不该来打搅。但是事儿急了，也就顾不得了。听说皇上要杀纪大学士？”

乾隆说：“此事正议。还……还没定论。怎么会惊动了您的驾呢？”乾隆注意到了太后身旁的小月，乾隆说：“噢，是你杜小月报的信吧？”小月跪拜，说：“杜小月启禀皇上，正是小月给太后送的信，求太后刀下救人。”乾隆说：“这就怪了，是谁给你送的信儿呢？比朕的八百里加急快马还快！”小月说：“皇上，这个我不能告诉您，因为这也是欺君之罪。”太后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小月的错了。就算是小月不去报信，你要杀纪学士我也得来了。”乾隆说：“惊动了母后，这真是儿皇的过失！”太后说：“那你就说说，要杀纪晓岚为着什么呀？”乾隆说：“纪昀他过于恃才逞智，不把儿皇放在心上。”太后说：“是为园子的事儿吧？我

也听说了，为了修这个园子，刨了人家不少的祖坟，花了不少的银子，百姓们有怨气呢！如果纪学士为此说了两句真话就杀他，怕是要怨上加怨啊！”乾隆说：“母后，儿皇也不是真的要杀他，他……他要说个认错的话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谁知他……。”

和珅看是个机会。和珅说：“启奏皇上，太后，臣有话。”乾隆说：“这会儿都有话了，讲吧！”和珅说：“既然修园林之事广有民怨，而修园林之事乃为吾皇经年累月劳累之休养所为，又不得不修。依臣之见。民怨当先止。”乾隆说：“话是不错，园子不修了？”和珅说：“回皇上，园子照修！为止民怨，皇上不妨下一道罪己诏。以示警戒。”乾隆说：“凭什么？哈，事儿到了最后好像错总在朕一人身上。”和珅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话不妨说，错不妨认，而事不妨照做，园林不妨照修。老百姓嘛不就争个理吗？让他气顺了，事也就办了。”乾隆说：“那纪晓岚呢！”小月说：“放了！”乾隆说：“又是杜小月，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”太后说：“那我来说吧，刀下放人，正视明君所为。”和珅说：“对，对，太后说得对。因为直言进谏，而杀了纪晓岚岂不成就了他一世英名。”乾隆说：“哈！哈！今天这园子游的，你们是各个都有道理，最后错还是落在朕一人身上了。朕说了杀人，现在又要放人，好不秧的还要下个罪己诏啊！罪己……”

太后望一眼和珅，说：“和大人！”和珅说：“臣在。”太后说：“你不单明理，心眼还是满活泛的啊！”和珅窃笑说：“太后您骂奴才呢，奴才罪该万死。”太后说：“那就这么办吧。小月，我们走吧。”

法场上，纪晓岚绑在地上打瞌睡。旁边刀斧手也乏了，抱着鬼头刀打瞌睡。两人睡得很香。一只手拨拉纪晓岚。纪昀说：“哎！干什么！干什么，没到点吗？”和珅说：“到了！……这儿，这儿哪儿像个法场啊！夕阳西下，牛羊晚归，天蓝而云白。一个将死

之人枕一个要杀他之人睡得鼾声大作。……纪晓岚啊，纪晓岚你居然睡得着。”纪昀说：“偶一神游而已。和大人！你来就好了。”和珅说：“为什么？”纪昀说：“你来了，我就死不了啦。”

和珅说：“怎见得？”纪昀说：“你呀从来是要做好人说好话卖好人情的，我要死了你指定了不来，我要活了，你一定要来！”和珅说：“刀斧手！”刀斧手说：“在！”和珅说：“动手！……给纪大人松绑！”

刀斧手把绳割开了。纪昀站起身来，活动着四肢。

和珅说：“怎么谢我？”纪昀说：“日后自有一份人心！”

和珅不依不饶，说：“现在怎么谢？”纪昀说：“有夕阳残照，有美酒当前，和大人您坐下吧，咱们喝一杯。”和珅说：“残羹剩酒，残阳剩霞，残山剩水。纪晓岚你真不识好歹，就这么谢一个救命恩人？”纪昀不信似的，说：“真是和大人您救了我了？”和珅说：“我和珅今天在南书房，据理力争，冒死而谏，为求你一命几乎搭上自己的一命，你就拿这些吃剩的东西谢我？”纪昀说：“我又没说要谢你，是你自己要谢的，据我所知是小月给太后送的信，太后亲自而去面见皇上求情，皇上才开恩释放纪某的……”

和珅说：“这么说是你给小月送的信？”纪昀说：“我身在法场，分身有术吗？”和珅说：“你这个人呀，诡计多端，高深莫测，难说。”纪昀说：“彼此彼此而已。你和大人在南书房也不过是慷慨激昂地说了通假话而已。和珅愣怔一下，而后大笑，说，“慷慨激昂说假话。中肯。中肯！识我者纪昀是也。你说对了，可就是这样皇上信我不信你！”

乾清宫内，乾隆正与百官商议大兴土木修园林之事，乾隆帝威严地坐着。众大臣默然不语，气氛颇尴尬。乾隆说：“朕话也说了，错也认了，众位爱卿有什么话说吧。”

没人说话。

和珅轻嗽嗓子，瞄着纪晓岚。纪晓岚一出班，他也出班，总之想抢话说，如果纪不说了，他也就不说了。纪晓岚迈步欲出班，和珅抢出。和珅说：“启奏皇上，奴才有话说。”和珅以为纪晓岚也会出来，与自己争着说。没想纪晓岚是假伸了下腿，又退回了，没动。

乾隆望着出班的和珅，说：“和爱卿请讲。”和珅说：“皇上，因一园林之小事，就罪己而安民怨，足见吾皇坦荡之心胸。文治武攻之气度，臣等只有扪心而自问检讨自己，深以为罪孽深重，哪儿还有什么话说，惭愧，惭愧得无地自容啊！”

乾隆说：“有和爱卿这番话，朕心也就平和多了，终归为家园百姓计，你们也不用安慰朕了。好，那就……”

纪晓岚出班。纪昀说：“启奏皇上，臣也有话说。”乾隆不知纪晓岚要卖什么关子，迟疑一下，说：“讲。”纪昀说：“自古历律，凡罪便要罚，吾皇胸怀远大，既已罪己，那就当罚。否则话传出去，百姓们会说出君王罪己流于表面。”乾隆默念着：“纪晓岚啊，纪晓岚，朕不杀你，你还得便宜卖乖了！”乾隆提高嗓音说：“话是不错，纪学士你出个主意，怎样罚朕。”纪昀说：“自古刑律，罚者要么动刑，要么流放，所谓刑不上大夫，吾皇乃真命天子之身，当然是打不得的。”

和珅说：“纪晓岚你太放肆。还想打……打皇上吗？”乾隆说：“让他说。”纪昀说：“臣说的是万万打不得的，打不得，既不能用刑，只有流放了。”乾隆说：“好！听你一句话，当流放多远？”纪昀说：“三千里。”乾隆说：“三千里，好，那国家谁管？”纪昀说：“臣以为普通百姓三千里，吾皇贵为天子，龙行虎步，有三百里也就够了。”乾隆说：“纪爱卿，没想到你，你还真照顾朕啊！……朕屡下江南，一迤千里万里何足挂齿。三百里，好啊，朕正要出门散心，好主意，朕准了！”和珅欲假哭，喊了一声：“皇上！”乾隆说：“不必多言，朕问一句话，众爱卿，哪位愿与朕同流三百里。”

“哗”地一声，所有大臣都跪下了。百官齐声高呼，臣等愿随吾皇左右。乾隆高兴。再看只有纪晓岚站着没跪。乾隆说：“纪学士，你不愿随朕同往吗？”纪昀说：“臣该死。”他跪下了，说：“微臣不是不想同往。一是要不了那么多人，臣不愿跪下来个便宜话，二是臣……请皇上准臣言。”乾隆说：“准。”纪昀凑到乾隆身边，小声说：“皇上，您许是忘了，臣因前年不是被您判过流放三千里吗？”继而又大声说：“所以臣知其滋味，私心里觉着不去也就罢了。”乾隆在心里说：“哈！小子记仇呢！我判过你三千里，你小子今天非也让我走三百里的路啊。朕怎会舍得让你不去。”乾隆大声说：“嗯！倒也是实情，和爱卿。”和珅说：“奴才在！”乾隆说：“你愿跟朕前往吧！”和珅说：“愿！愿！奴才怎可一日不见皇上，真若那样臣怕是会因思念而生疾，由疾而亡。奴才愿与皇上同赴流途，侍奉吾皇于左右。绝不像某些人乃一心向善！心中无主。”乾隆说：“人不必多，纪学士你也同路吧！”

纪昀说：“臣……臣蒙皇上抬爱，惶恐之至。要同路，也行，只是有两件事，皇上应了，臣既万死不辞。”乾隆说：“哪两件，说出来朕听听。”纪昀说：“一是，微臣自小既抽旱烟，请吾皇恩准，微臣一路可吸烟。”乾隆说：“区区小事准了。”纪昀说：“二是，此出门不比下江南，实乃流放。虽不着囚衣，但还是要素衣小帽扮作百姓，一路住行与囚犯同。所以臣怕路上有督导不利，令不能行，禁不能止的地方，敬请皇上赐您身上的一件东西，当尚方宝剑一样，以便令行禁止。”

和珅说：“万万不可！奴才以为纪晓岚他有僭越之心。”乾隆说：“朕，心中有数。”乾隆暗想：“小子，我哪天要不当皇上了，先一个跟你换脑子，你总想着法制我呀！”乾隆大声说：“准，准了！那你就上来挑一件吧。”

乾隆把身上的，扳指呀，香袋呀，玉佩呀，扇子呀都放案子上。纪昀慢步上宝座。看着别的都不要，看扇子好，开合一下，

自己用扇子打了下自己的头。好疼。

纪昀说：“臣就选了这件吧！”乾隆说：“拿……拿走！何时起程，去哪个方向？”纪昀压低嗓音，说：“皇上！那可不能说，到时只我们君臣三人知道！任何人不可以对外人道。”

百官愕然。乾隆说：“好，退朝！”

其实，纪昀让乾隆流放三百里，另有目的。洪御史因查望春园被诬陷，此时在曲阳县有性命之虞。纪昀自知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营救他，便想借皇上之力。但如何才能带着乾隆往曲阳县走上一遭呢，纪昀在心中暗暗思虑着。

纪昀在书房的桌子上展开一幅自绘的地图，小月在房内帮助纪昀收拾书架。纪昀说：“这次要不是你去得快，我真成了刀下鬼了。”小月说：“也多亏了那次太后赐我的这块玉佩，把那个太监给吓住了。纪老师，你说这次是不是又是和坤捣得鬼？”纪昀说：“这次是纪昀自找的，皇上说我是指桑骂槐、卖直取忠。”小月说：“这是不是和装傻充愣差不多？你骂皇上什么了？”纪昀说：“我敢骂皇上吗？我只是借作诗进谏，说说皇上为了修园林，迁了百姓的祖坟，犯了众怒，又花了那么多银子。”小月说：“做得对呀！”纪昀说：“那要皇上高兴不高兴了！有一个叫洪德瑞便是和我做了一样的事，也差点掉了脑袋，流放到曲阳县砸石头去了。”

小月说：“纪老师是打算救他了？”纪昀说：“还是小月聪明。你马上想办法在京城几个大妓院中，找到已经充当官妓的洪御史的女儿洪霞姑娘，带她去曲阳县，去见她的父亲。你看这是曲阳县……”纪昀在地图上指给小月看，说：“她的父亲有生命危险，你要想办法保护他们父女俩。我带皇上也去曲阳县，与你一明一暗相配合，借皇上的力量救他们父女于水火之中……这可是死也不能对外人道的天机啊！”

小月说：“皇上怎么会听你的往南走，去曲阳呢？”纪昀说：